

· 陳鴻銓 ·

往事虎飛紀念

序言

為配合飛虎隊之中美混合聯隊空襲日據新竹基地七十周年紀念活動，承邀為文助興，共襄盛舉，並囑寫些真實故事以饗讀者。忝為當年部隊的一員，自應義不容辭。尤以那段時間裡，中美人員精誠合作、生死與共，所締造的輝煌戰果，寫下第二次大戰中傑出的燦爛史詩，甚至為敵人所讚佩。雖事隔多年記憶猶新，茲就所知概述如后，冀能供後起之秀略悉當年的處境及先進們艱辛的梗概。

飲水思源——「飛虎」的由來與經歷

「飛虎」是一個代號及部隊堅苦卓絕所創的美譽，它代表勇敢善戰、百折不饒、併力料敵、取人致勝的成就，所以它是一種崇高的團隊精神與隊風。不過，在中美空軍的史料中，原本並無「飛虎」之代號，而係自民國三十（一九四一）年「中國空軍美國志願大隊」，因其所創造的輝煌戰

績，而昆明民衆又未見過鯊魚，誤將

飛機機頭的鯊魚標誌認為老虎而稱其為「飛虎」。及至珍珠港事變，美國對德、義、日宣戰，美政府決定將此一受雇於中國的部隊納入美國陸軍航空，編入第十航空軍之美國駐華航空特遣隊，陳納德亦恢復官階，由我國授予的少校晉升為上校，繼之又升為準將，任命為特遣隊司令。直至民國三十一（一九四二）年，第十四航空隊成立，陳納德復升為少將並派任第十四航空隊司令。此期間於駐華特遣隊成立之時，其構成特遣隊主力的第二十三戰鬥大隊僅有十二名飛行員及二十幾名地勤人員抵華，因一切條件均感不足之情況下，無論人員、飛機及部分器材尚須接收志願大隊原有的物資，更因僅有少數志願隊人員願意留隊，為維持戰力，陳納德乃建議暫由中國空軍派員支援執行任務（借調第二十三戰鬥大隊之十二人均係本人空軍官校十二期同學，其中六人殉職），此為中國空軍參與飛虎團隊之始。及至第十四航空隊成立，陳納德再建議由中國空軍派遣三個大隊（一個轟炸大隊、兩個戰鬥大隊）與美方合組「中美混合聯隊」正式納入編制，並接受美軍的作戰管制。「飛虎」之名亦因指揮官及部屬的承繼而隨隊保

留。

中美混合聯隊雖各有雙方之部隊長，但任務執行時均係混合派遣形同一體，比翼編隊、合作無間地執行共同的任務，也因此，每一成員均以這一個團隊傲人之輝煌戰績的榮譽而自豪。惟飛虎的經歷並非一路順遂而其坎坷的過程更是過來人深感遺憾的一面。

（一）艱困中成立

所謂艱困並非僅指志願隊的成立，而是更泛指當時國家的處境。回顧七十六年前，日本繼九一八事件之後，發動七七事變，展開中日八年戰爭。當時因我國多災多難，剛剛統一國家建設甫在起步，且中日兩國軍事力量懸殊，政府為避免事態擴大，影響國家發展，乃循外交途徑解決糾紛，故一面向日本抗議，一面向當時國際聯盟提出控訴，可均未能效。

國際聯盟原是一個負有國際正義與和平，責任莊嚴的國際最高組織，此時顯然形同虛設，名存實亡。但更嚴重的是，這項侵略行為已徹底違犯一九二一年由美國哈定總統主持，包括日本也在內的「九國公約」中，尊重我國主權及領土完整之規定，而其他國家竟只為自身利益袒護日本做壁上觀，甚至我原已向英法簽約之飛機



中央航空學校飛行員整裝待發。

與多式武器採購，亦因日本的阻撓而取消合約。英國更於民國二十九年七月與法國維琪政府先後封鎖我國西南部通往越南與緬甸兩條僅存的國際運輸公路，而美國亦在孤立主義壟罩下採取中立政策，羅斯福於七七事變雖發表「防疫隔離」演說(The Quarantine Speech)，譴責日本侵略之不當行為，但僅止於同情而不願採取進一步有效之道義行動。

此時，我國部隊浴血奮戰，寸土必爭，以極劣勢的配備抵抗日本現代化部隊，倉促應戰抵抗多年來日本處心積慮的全面攻勢。我空軍亦因成軍不久，與日軍實力相差懸殊，但仍能以寡擊衆，創造八一四的輝煌紀錄，以及在滬杭京戰役奮戰中，三月內擊毀敵機兩百餘架，炸毀敵艦數十艘，戰果豐碩。但終以缺乏後續資源，以

致空軍戰力日益衰退。此期間自民國二十八（一九三九）年至三十（一九四一）年四月間，美國雖先後五次提供我國以桐油及錫作為抵押之貸款，但同時又大量供給日本石油、鋼鐵等戰略物資，無異助長日本的侵略行為。

民國二十八（一九三九）年歐戰爆發後，美英兩國密訂「先擊敗德國，對日本暫採守勢」的戰略。民國三十（一九四一）年四月至珍珠港事變前甚至正與日本從事長達九個月的談判，企圖求得日美和平。但同時美國政府又在中日開戰之前，命令駐華外交人員應竭力避免捲入中日戰爭，復於開戰後，華盛頓在八月間宣布禁止美國公民為中國軍方服務，甚至更指示駐港總領事特別在美國公民護照上註明：「參加任何外國軍事性質工作或服務者，此本護照一律無效」，此項規定顯然使甫於七七事變兩個月前應聘來華的陳納德無法再留中國。但基於正義陳並未為其所動，因其於抵華擔任我航空委員會秘書長（蔣夫人）顧問一職時，經觀察中國空軍部隊及目睹我空軍在八一四以寡擊衆之英勇表現，深為感動，並認為美日遲早終將一戰，故決定留華更積極地投身於中國的抗戰行列。



先總統蔣公偕夫人與陳納德將軍合影。

雖然民國二十五（一九三六）年，我國多地空軍紛紛投效中央，實力倍增，在總數上約五百架之譜，但其中可作為第一線作戰者僅九十餘架，且因於歷次空戰中每有損傷及至民國二十九（一九四〇）年可用者僅三十七架戰鬥機及三十架俄製之轟炸機，與日本在華戰機之九百餘架之數，不成比例，亟需援助。

蔣委員長遂於民國二十九（一九四〇）年十月，提出購買美國飛機與聘用美國飛行人員以對抗日軍之構想，乃派航委會副主任毛邦初與顧問陳納德赴美求援。此前宋子文曾以國家經營之環球貿易公司（後改為中國國防供應公司）中國官方代理人身分在華府尋求貸款與軍援，但當時美國在不願開罪日本及先歐後亞的戰略下，雖應允以商業性原則貸款中國，但不同意購置軍火，及至毛、陳抵華府遂與宋聯袂向美方提出「航空援華計畫

「。直至十二月初，始獲得美政府同意支持對華軍事援助，並不再阻撓志願飛行員受雇於中華民國。」

當時的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一向反對將美國轟炸機轉移中國，他認為空軍支援應限於提供戰鬥機，因此主張將原擬交予英國而尚未運交之一百架P-40(戰斧式)戰鬥機轉售與中國，此一百架P-40係中國以兩百三十萬美元所購得，且機上尚缺乏武器及通訊器材，但總算達成籌組美國志願隊的起步。不過此時已是中華民國為正義而獨抗強敵達四年半之久，全國百姓雖在日本疲勞轟炸、殺戮威脅下，仍能同仇敵愾、無怨無悔地堅忍至今，亦寫實了中華民族百折不撓的韌力與決心。

(二) 貧乏中成長

飛機既有著落，陳納德遂與美寇蒂斯公司代理人威廉鮑萊(William D. Pawley)負責至美國各地陸海軍基地招募一百餘名飛行員及一百五十餘名技術與地勤人員。此時因國際情勢已有改變，故羅斯福總統亦同意頒令准許此類人員可辭去軍職參加志願隊。

第一批人員於民國二十九(一九四〇)年六月初由美搭船啟程，陳納德原計劃在民國三十(一九四一)年

春以昆明為基地展開訓練，以便初夏即可飛抵重慶作戰，但飛機運送不能如期，以致抵達遠東時已屆雨季，機場勢成泥沼(當時無跑道及專用停機坪設施)不得不另覓訓練基地，經與英空軍遠東區司令魯克波普翰爵士協議洽借緬甸東瓜之「開道」機場施訓。人員裝備於七月二十八日抵達仰光，中華民國政府乃於八月一日發布訓令「中國空軍美志願大隊」正式成立，編制一個大隊下轄三個中隊，由陳納德擔任指揮官兼任大隊長。

開道機場環境不佳，住處亦差，且英國政府的借用條件為志願隊可在緬甸集合與試飛，但不准從事實際的作戰訓練，更不可利用緬甸機場作為攻擊日人及日本盟友暹羅(現泰國)的基地，若志願隊有意增建或改變建築物時，必須獲得仰光英國空軍總部的書面同意，某次志願隊為自費建造一座機槍靶，以便從事機砲瞄準訓練，自接洽至獲准共費時三個月。

實際上，「中國空軍美志願大隊」在緬甸完成訓練後，因中英美合作之需要，分駐仰光與昆明，因仰光係抗戰初期物資運入中國西南境內的必經道路，昆明則為中國西南境內的咽喉；據此，志願隊第一、二中隊進駐昆明，保衛滇省安全，第三中隊留駐

仰光協助英空軍作戰，志願隊最初擊落日機的紀錄即在緬甸上空所創造。換言之，實際上是一中國政府出資雇用美國人，飛中國向美國購買的飛機幫英國人打仗」，基於結義之情，此種助人一臂之力自屬理所當然，區區小節也就不必計較了。

(三) 堅實的基訓

美國志願大隊的成立絕非為一般人所想像由英美招募一批好手所組成，各顯身手創下輝煌紀錄，而是經審慎挑選及一段時間的嚴格訓練，藉能發揮團隊的戰力。正像一個馬球隊，除講求攻防戰術外，每個隊員均要能駕馭座騎，使其確能配合所要恰如其分地適時到達有利的佔位，瞭解馬性掌握狀況乃致勝之首要，敵對雙方孰能熟練地駕馭馬匹者，孰即穩站上風。空中戰鬥亦然，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飛機是尖端科學的產物，不斷求新，不斷求變，運用方式亦須隨之力求改進，才能應付敵人在戰術上或技術上地奇襲。換言之，誰能充分發揮自身戰機性能中的優勢部分，同時又能儘量避免潛在弱點而有效制壓敵機之長處者穩操勝券。這正是學識上理論探討的範疇，因為一位真正成熟的飛行人員，固然重在飛行技術，但其學識素養更為重要，但此點常為一

般人所忽視。

上述所指「充分發揮自身戰機性能中的優勢部分」以現實為例，且看有多少人曾熟練地飛過P-40戰鬥機，但又有幾人能如美國北美航空公司試飛員豪瓦爾先生放下起落架以低速在低空作慢滾表演，吾人並無意奢望每位軍刀機飛行員均能照作，而只在說明怎樣才是充分瞭解飛機性能之不易及其重要性。

陳納德曾是美國陸軍航空之佼佼者，不但飛行技術高超、率隊在美國巡迴作三機特技表演，也曾是維州馬斯維爾戰術學院的優秀教官。他對飛行理論與空軍戰術有獨到的見解，所以他在擬訂志願隊飛行員的戰前訓練計畫時，即著重於學術兼顧，且對於理論課程尤為重視（飛行時間要求五百小時即可），訓練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飛行基礎訓練：飛行理論（空氣動力學）七十二小時，基本飛行駕駛術（起落航線、空域飛行、編隊飛行及轉場飛行）戰鬥課目六十小時。

第二階段戰術訓練：戰術理論課程十二小時，戰鬥課目（空中射擊投彈、單機戰鬥、雙機攻擊、四機相互掩護及緊急迫降等）二十小時。至隊員具有掌握P-40戰鬥飛行之基本技

術後，開始其空戰戰術訓練，亦即陳納德多年來探討之四機手指隊形，雙機攻擊及四機相互支援與掩護之戰法，以及為P-40設計的戰術，以己之長攻敵之短：利用P-40之馬力大、裝甲厚、火力強及機身重易於加速的優點，「打了即走」、「回頭再來」的戰法，使日本零式機望塵莫及，難以逃遁。

（四）遲來的榮譽

陳納德踏入航空領域時，正是杜黑主義的風行時代，如前所述當一位僅是上尉之階，提出驅逐機可以執行戰術攻擊時，備受排斥；致使他在極端遭嫉的環境中以耳疾為由申請退役。及至他來到航空初具萌芽尚無定見的中國時，正是他得以推展其理念的良機。但美國志願隊雖創造了輝煌戰績，可仍遭到難以抗拒的阻撓，甚至在編為美國正式部隊，駐華特遣部隊及第十四航空隊後，頂頭上司史迪威將軍仍多所責難，他認為空軍僅具有破壞力，陸軍才是決戰的主力。不錯，並無人否認此種論調，但他卻疏忽了倘若空軍能於戰鬥中作火力支援或於發動攻勢前先行摧毀敵方之防禦工事及部隊，則可輕鬆佔領陣地，不必決戰了。因之，飛虎隊的補給量僅能獲得同級部隊的四分之一，一直到民

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十月，蔣委員長函請羅斯福總統將史迪威將軍調回華府，魏德邁來華接任中國戰區的美軍部隊指揮官，此後十四航空隊的處境始獲得改善。但此時日軍為迅速解決對華戰爭，俾使全力抵禦美國太平洋的攻勢，正集結十萬兵力於漢口岳陽發動攻勢，沿湘江及粵漢鐵路南犯。先後攻克長沙衡陽，又轉向湘桂、零陵、桂林、柳州及南寧，再北向獨山，更於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四月間發動對湖南芷江作在華最後一次大襲擊，進而威脅陪都重慶，震驚當局。蓋當時中美混合聯隊因任務關係，三個大隊分駐陝西安康、湖北老河口、陝西漢中、湖南芷江等地，南北相距遠達千里之遙，整個聯隊僅第五戰鬥大隊及第一轟炸大隊之三、四兩個中隊駐防芷江（十四航空隊其他部隊尚須兼顧緬甸軍區），可以就近參與支援陸軍作戰，故於湘西會戰中，我陸軍僅能獲得空軍有限的支援。

所謂「有限的支援」係因條件所限，無法全力出擊，只能盡力而為，將有限的架次投入對我陸軍之「密接支援」，並由飛行大隊派中美飛行員親赴前線，經陸空電臺直接指示攻擊目標，每收奇效；尤以汽油燃燒彈（

Zapalm Bomb，內部係汽油混合之膠質液體）攻擊，一枚燃燒彈在地面爆炸後，可達長兩百至三百英尺，寬五十至一百呎之燃燒面積，並持續燃燒十五分鐘之久，對人員殺傷極具威力，造成日軍重大傷亡。此一為時五十餘天的戰役，第五戰鬥大隊共出動三千一百零一架次，第一轟炸大隊之三千、四中隊出動一百八十三架次。至五月十五日，日軍即沿湘江撤退轉入潰敗之途，成為中國對日抗戰致勝的轉捩點，此役的勝利自屬我陸軍的王耀武將軍領導之第四方面軍居功至偉，但中美混合聯隊的作為，就戰術成果言，亦應屬輝煌。

行文至此，再回到數年前若常德會戰、衡陽保衛戰時飛虎隊能有如湘西會戰時之足夠兵力投入戰場，則戰況必然不同！可惜，這只是後話。然而，這項在觀念上及戰術導向上所造成人為的艱困狀況卻使我陸軍憑增了成千上萬的烈士。

正值抗戰勝利，戰事接近尾聲，譽飛虎成就之際，華府卻接受魏德邁與當時中國戰區航空後勤司令部（China Air Service Command）司令史楚特梅耶將軍之建議，改組中國戰區美國航空隊，成立中國戰區陸軍航空隊司令部，由史楚特梅耶擔任司令，

下轄十四航空隊與第十航空隊，並將十四航空隊改為戰略部隊，擔任轟炸任務。陳納德自始即反對此項改組，一來他不願見飛虎數年來艱辛得來的戰果一夕之間由史楚特梅耶囊括而去；二來將十四航空隊改組為戰略部隊確有其不盡合理與不符實際之處，陳納德深信此舉顯係史迪威與史楚特梅耶有意藉改組之名將其排擠出局。為此，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七月六日陳納德任滿美駐華航空司令三年之兩日後（七月八日）申請第二次退役離開十四航空隊，並於獲頒中華民國政府贈與之青天白日勳章後，滿懷惆悵離開他陪同抗戰八年的中國，悄然返美。不久，日本投降，飛虎之名亦因中美混合聯隊解散與日後十四航空隊改組而消失。

歷史是公正的、信實的；輿譽是嚴酷的、無情的。但終會給每位歷史人物應得的評價。在「陳納德和飛虎



第一大隊第四中隊的B-25轟炸機。
（轉載自《飛虎薪傳——中美混合團口述歷史》）

隊」（五洲傳播出版社）的結論篇裡，即有如下的一段：

「日本駐華中部隊司令官高橋中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表示，日本在中國面臨的有效反擊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五是陳納德將軍第十四航空隊發動的，如果沒有第十四航空隊，在中國的日本軍隊可以為所欲為地推進到任何地方。」

「美國陸軍航空總司令亨利阿諾德對陳納德的評語是：他率領了一支美軍規模最小的空軍部隊（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是美國最小的航空隊，總共只有六百多架飛機，而駐英國的美國陸軍第八航空隊最多時有八百架飛機，美國飛行員戲稱第十四航空隊是『吊在一根鞋帶上的航空隊』），在物資供應困難重重的條件下，消滅敵軍大量的艦艇、船舶、物資及裝備。他的部隊所作的貢獻已超出原擬定僅僅限制日軍空中與地面行動的設想，成為中國戰場上削弱敵空中進攻的主要因素。……在執行任務時，陳納德將軍所表現出的戰術與戰略技巧的遠見卓識與專業造詣，為他本人以及全體軍人贏得了崇高榮譽。」

此外，美國為紀念二次大戰之英雄人物，郵局發行的郵票，歐洲戰場的代人物為艾森豪上將，亞洲戰區

則是陳納德將軍，這份難得的殊榮也正襯托出陳納德在軍事領域中的地位。他因飛虎而聞名，而飛虎的成員也因有緣參與他的卓越成就為豪。

回憶生活點滴

戰時與平時生活之不同，不在物質享受的差異，而是精神的感受，不僅軍人如此，全國百姓亦復如是。大家都在簡陋的物質條件下全力執行自身的任務，其他的均屬次要。不過，空軍也常有與一般人生活不同之處，因為他們也是敵人的目標之一。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第三大隊移防四川梁山，某次夜間警報時，竟有漢奸用信號槍向日機指示目標位置，那次日機在機場區域投下大量號稱「莫羅托夫麵包籃」的散彈，雖爆炸力不強，但仍對飛機及營舍造成相當損壞，幸未傷人。故自該次以後，中美人員均須嚴格限制，按規定於警報時進入防空掩體，以策安全；所幸自民



美國郵票上的陳納德將軍。

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底以後，日空軍戰力削弱，極少再有空襲發生。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二日，駐防芷江之第五大隊二十六中队美國飛行員凱利（Sean Kelly）上尉，於凌晨步行至警戒室時被一名突然出現的日本狙擊手，以步槍擊傷其胸部與下腹。

實際上，空軍機場地域遼闊，當時既無電子監視設施，亦無足夠之警衛兵力，安全維護確有困難，唯有倚重民衆的守望相助以保安全。此點，或許我第三大隊八中队受益最深，在大隊移防安康初期，因營舍不足美方居住帳篷，中方則借住民房，八中队抽簽分到一所小廟，因四周均為田地，經常有人耕作，與中队相處甚佳，故遇有閒雜人等經過時，均會細加盤問，收到無形的實效。

廟宇不大故稱小廟，僅前後兩廳，前後廳及四周均有神像，部隊進駐前大隊已派人用竹條將神像遮擋並糊以白紙。每人以行軍床為寢具，又因無電燈設備乃用煤油馬燈及手電筒取亮，光線不足，夜間無法閱讀，因而也少有娛樂設施，僅於每晚間定時啓用中队之小型充電機，以美軍迫降之B-29折下的短波收音機接收節目，有「東京玫瑰」之柔聲細語，有上

海電臺「夜來香」一類的靡靡之音，也收到重慶播放的「我現在要出征」，及當時還是抗戰歌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等。就這樣苦中作樂，安之若逸，不過生活中仍有不少難以忘懷的事，茲略舉數端分陳如後：

（一）安危險夷一線之間

飛虎隊在同盟作戰中最早報導的喜訊，當係美軍艾勒森中校在重慶上空執行其離華前最後一次任務的空戰中，不巧被日機尾追準備射擊時，適被中國空軍第四大隊之臧錫蘭中尉發現，立即前往急救，隨即將日機擊落，艾勒森中校安然脫險，事後臧錫蘭因功晉升上尉。此段佳話流傳甚久，艾臧二人從此亦成為好友。檢討此次空戰臧中尉確能把握時機克敵制勝，但就日機言，其最大缺失乃忘卻了戰鬥飛行員攻擊時之鐵律——「當自己瞄準敵人時很可能正是被敵人瞄準自己的剎那」，但有時也有例外。

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九月間，中美混合聯隊第三大隊的第七、八與二十八等三個中队，聯合出擊突襲漢口時遭日機攔擊，一場混戰中我第八中队一位分隊長率僚機正瞄準一架日本零式，當時周圍均為友機，正要開槍時，突然間火光四射由後方傾巢而來，這位分隊長只有立即放棄攻

擊，緊急脫離。依狀況，此時可能已為時稍晚。僚機亦認定長機必被擊落無疑，待他隨長機脫離，始發現長機在大動作中仍能操作自如，而後方的開槍者竟是一架鯊魚頭的友機。好在像是未中要害，飛機依然正常飛回恩施，安全降落。在氣憤中於任務歸詢時，再三追問開槍者究係何人，但均無人承認。檢查飛機上竟未發現任何彈痕，這位幸運的分隊長即是筆者本人。

此外，我十二期同學蘇英海曾於第五大隊的一次任務中，座機P-40中彈八十九發，返回基地因起落架無法放下乃作機腹落地，機損人安。後經美商寇蒂斯公司照相，並藉以宣傳P-40之堅強可靠。

以上兩樁事例，只能說是「神蹟」，是一種非自然律所能解釋的超自然存在的現象，「生死險夷盡在一線之間」此之謂也。

(二) 肝膽相照禍福同當

中美聯合聯隊因任務中生死與共，合作無間，故情感融洽形同家人，雖平時無特殊情況，但危難中即見真情。

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三大隊三十二中隊飛行員虞為（空官十三期，政府播遷來臺後，

民國七十年代曾任觀光局局長），於任務中座機中彈迫降，被我方游擊隊營救，處處躲避日軍搜索，最後逃至「盧氏」，該地有一小型備用緊急降落場，此處僅有原屬我空軍之劉樹德士官一人駐守，該員與我地下工作組織保有聯繫，故很快即與虞為獲得接觸。數日後，劉士官通知虞為將有本大隊飛機前來拋投物資。虞為依時至機場等候，果然一架P-40飛臨上空，虞為當即認出係隊長透納(William L. Toner)的座機，盤旋時投下一包裏（內有四包香菸、消炎片一瓶、酒及錢）。虞為以為他投了救濟品後即會離去，孰料他竟於盤旋一週後準備降落，無視於當時場地之泥濘狀況，絕對不利於降落，虞為乃急忙搖手阻止，但他仍勉強落下滑至虞為所在處跳下座艙，將P-40機身後部檢查機尾裝置的小門打開，將虞為推塞進去，隨後飛機即在顛簸搖晃中滑行起飛，不知多久，虞為再度感到顛簸，知道已經安全降落。滑行停止時，隨即有人把小門打開，用手拉其雙腳將虞為拉出飛機，接受停機坪上眾人的歡呼。事隔多年，虞為常自翊地戲言，他是世界上唯一搭乘P-40後艙飛行的「人」。

透納隊長那種不顧自身安危，冒

險營救戰友的義行，以及劉樹德士官那份無欲無求的犧牲奉獻，冒險在敵後默默工作，掩護我飛行員的英勇作為，都是吾人由衷敬仰的英雄和難忘的歷史事蹟。

透納於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十二月繼瑞德(William N. Read)之後，升任第三大隊大隊長，直至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九月中美混合聯隊解散，戰後升為空軍少將。

論及當時中美混合聯隊的幾位美國中隊及大隊長均係絕佳的戰鬥飛行員，皆可謂勇敢善戰，尤重情義，如瑞德、考爾茲(Howard Cord) 、戴維斯(Harney Davis)、卡拉威(Raymond L. Callaway)、斯崔克蘭(Eugene L. Strickland)、林德爾(Keith Lindell)等，均係一時之選。之所以提出眾多隊長姓名，係因忘記下一事例究竟哪位中隊長，但確悉乃其中之一。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五月間，某次任務一位我十三期同學（故隱其名）任其僚機於空戰中獲得有利佔位，長機乃向邊偏讓並指示僚機「幹掉它」，良久均無動作，長機遂說：「I got it」（我來吧），敵機應聲爆炸起火。原來這位僚機臨時緊張忘記開機槍安全保險電門，而錯失良機。後於任務歸巡時，表情尷尬。隊長遂走到身邊

拍拍肩膀說：「別難過，每個人都會如此，機會很多，下次再來，豪邁瀟灑之氣度表露無遺，將空戰看若狩獵一般。」

(三) 天奪人願枉失良材

上段所述的瑞德中隊長，係飛虎隊的名將，乃當年志願隊創始時的成員，有擊落九架之紀錄。對部下親如子弟，深為部屬所愛戴，故都暱稱他為「老闆」(Boss)。他曾說：「很可能就死在中國的戰場上」，不幸這句話竟被他言中了，但更不幸的是他在甫升任三大隊長的當月一次由重慶至梁山的飛行途中，因警報兩地均燈光管制，無法降落而於油盡跳傘時，不幸落於山坡上殉職，並未死於戰場上。這可能是他最大的遺憾。

在紀念瑞德大隊長的追悼會上哭泣之聲不絕於耳，常任其僚機的劉質超（當時名劉超，空官十二期）含淚對其遺像說：「老闆，請安息吧！您



中美雙方隊員一起生活、作戰，培養出濃厚的革命情感。

已經對得起中美兩國及您自己了」，言猶在耳，十五年後我的同學劉質超在我空軍第十一大隊大隊長任內，於雙十閱兵偵查天氣時，在雲中撞山殉職，隨其「老闆」而去。

人生自古誰無死，只是有的是重如泰山，又有的卻輕如鴻毛。而這兩位大隊長都是歷經艱辛，身經百戰的精英，竟都在非戰鬥任務中輕易犧牲，造成空軍乃至國家所不應招致的損失，殊為不值令人歎惋。

(四) 前仆後繼效命疆場

中美混合聯隊一如其他戰鬥部隊一樣，戰場上難免有所犧牲，但為達成任務無不前仆後繼，勇往直前。尤以在中美人員之並肩作戰、生活共處的情況下，表面上雖無較勁情事，但實際上無人甘為人後，自然地以達成指定的任務為首要，至於自身安全在意志上則視為次之。這種不畏不懼的素養，乃由於一個人對國家責任感所產生的堅強意志，正如孔子所云：「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的道理。而勇的表現又係由仁與知所昇華而成，所以唯勇者始能在危難之中處變不驚、視死如歸。清雍正年代傅爾丹在統兵討亂時也曾說過：「國家之所無敵者，以武臣不畏死耳」。

在齊邦媛教授的巨作《巨流河》

裡曾提及其摯友張大飛的遺書中：「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個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後的好友沒有回航，我知道下一個就輪到我了。我禱告、沉思，內心覺得十分平靜」，這說明了投效空軍是為效命疆場，亦即是以生命自效於戰爭。張大飛這段不畏不懼、泰然自若的豪語，令人感佩。

實際上，那段時間因日本空軍戰力削弱，空戰較少，兼以我空軍油料補給亦略有改善，乃得以相當兵力協同陸軍作戰，執行阻絕及密接支援。也因而遭受地面砲火攻擊之機率倍增而損傷亦相對增加，中美飛行員均然。即張大飛殉職的同一任務中，猶有我另一位同學程敦榮跳傘獲救。而他們二十八中隊中亦有幾位美國飛行員陣亡，甚至隊長斯崔克蘭也於前些日子受傷住院。

軍人無條件執行所賦於使命的後果，可能是達成使命抑或是為達成使命而犧牲。即使後者猶被看作是有限的肉體生命換取精神生命的永生。因之，求生是目的，犧牲是手段。我的同學張大飛以及聯隊裡眾多中美同隊的烈士們，都屬於後者精神上的英雄，名垂青史。

(五) 無言的抗議

雖然在油料缺乏、補給有限的情

況下，聯隊仍盡量撙節運用，使每一次任務均能達成預期的戰果，每一滴汽油都能換回加倍的成本。所以，大家都非常重視與珍惜難得的任務派遣。

前述八中隊住在小廟裡，一日中餐時，外面傾盆大雨，勤務走到身邊輕聲地說：「蕭隊員不來吃飯，在外面淋雨」，我很詫然，乃前往察看，只見蕭連民（十四期同學）他身穿飛行衣，正襟危坐被雨澆淋得全身濕透。遂問他為何幹這傻事？他回答：「我投效空軍是來打仗的，不是來吃飯的，既然沒仗打，還吃甚麼飯」，經面允報告隊長派他任務後，總算暫時結束了此一插曲。經查他的紀錄僅比全隊平均少了兩次，但如此大動作也不能說他貪功，因為依前段所述，飛行任務亦未必盡如人意，甚至空軍的每次飛行都可能是最後的一次，他竟如此認真，若以時下的眼光，可能有些玩味。唯如嚴肅考慮，則容有與一般人不同的認知。

去（二〇一二）年，媒體曾有報導指出許多中學生認為教課書裡的「林覺民與妻訣別書」枯燥乏味，為什麼這麼優要犧牲自己，也有教員認為時代不同，這篇課文應予刪除，隨後名律師陳長文投書中國時報提出駁斥



中美混合團人員執行任務前實施提示。

所共鳴，且文章提到的夫妻感情，國中生也難以體會，刪掉是正確的決定。又當年刪除時編審委員會編輯小組召集人政大中文系名譽教授董金裕也指出，投書慨歎刪除的都是瞭解此種情感的成年人，對國中生來說最好的不一定是最適合的。因本案涉及廣泛，究應為何，本文不予贅論，但仍有諸多疑慮。

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裡，曾有訪問陳履安的一章，提及乃父陳誠的部屬，一位連長追憶當年一八八淞滬會戰時，他的連曾兵員補充十八次，後來很多都是大學生。

時代不同了，但對「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詞，過去與現今的看法容有差異，究竟是昨是今非，還是今是昨非，值得深思。

蕭連民為人正直，嫉惡如仇，同

時多才多藝，向有「東方邱吉爾」之暱名，原因是邱吉爾首相除在二戰時領導大英帝國抵抗頑敵，並獲得最後勝利。又於日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此外他愛好木工，曾於退休後自建一座花卉暖房。據云木匠工會曾戲劇性的提出告訴，要求檢查其花房建築是否符合國家規格，結果樣樣均合標準，工會乃頒發一張榮譽會員證。蕭連民擅長各種手工藝，尤以木工為最，曾自製傢俱甚至床鋪，只是國人缺乏英國佬的幽默感，否則他定會得到榮譽木工的頭銜。

（六）不見經傳無名英雄

一個飛行部隊的戰果，表面上只是飛行人員受到英雄式的表揚，而實際上則是群體工作的具體表現，尤以科學的裝備，日新月異，有賴於精密的維護與保養。在中美混合聯隊中有幾位眾多公認的特殊人物，多年來從未被人忘懷，諸如：

三大隊二十八中隊的機務長余炳揚上尉（Capt. Yu），他從在國父大元帥府擔任機械員起，迄未離開過飛機修護工作，對往復式動機經驗豐富，遇有異難故障均能迎刃而解。常於發電機需要換時，余上尉率中方機械士二、三人，一夜之間即可完成，次晨拂曉試飛，恢復戰備，贏得美方人士

之由衷讚佩。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八月，第二十八分隊駐防恩施，一架聯隊由重慶飛來之C-47於任務完畢返航時，一個發動機無法發動，隨機之美國機械士耗時一天未能修復，乃向第二十八中隊之美國機務長求助，又一日更換多件零件仍未排除故障，第二天經由美機務長建議請教Capt. Yu，余炳揚帶其老部下鍾通上士爬上修護平臺，仔細察看一陣後，即用長約一臂的桿錐在機匣內用力一撥，隨後走下平臺，命隨機機械士試行開車（啟動發動機），竟然引擎雷鳴順利啟動，在場美方人士無不瞠目結舌，大為嘆服，稱他為機務的法典。

另如第五大隊之張軍械官（本段係喬無遏將軍生前親述，因筆記一時無法尋得，且喬學長又適於月前作古，為轉述事實，恕暫以「張軍械官」稱之）的英勇事蹟，深獲中美同僚所敬服。

緣於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五大隊駐防芷江時，一日一架P-51任務歸來落地滑行時，始發現機翼下一枚殺傷彈在半脫離狀態，且引信保險亦已脫離，塔臺乃令其慢速滑行至機場邊關車，待大隊研究如何處理。當許久尚未有結論時，張軍械官出面

願前往一試，只見他由甫開箱之彈箱內撕下幾片腊紙後，即騎自行車前往。此時，全場都停止工作屏息觀看，他至機翼下先用打火機將攜帶的腊紙點燃，用腊油滴至炸彈頭部，將引信固定，在用桿錐將炸彈撥下，以兩臂抱住炸彈，徐徐走向場邊（芷江機場一邊係懸崖，下方為河流）將炸彈拋下崖並立即俯身在地，瞬間即聞爆炸一聲，但見張軍械官緩緩爬起，拍拍衣上塵土並向遠處觀眾揮手致意，此時全場歡聲雷動，掌聲不斷。大隊長丹寧(John A. Dunning)遂大喊：「你們要以張中尉為榜樣，張中尉、張中尉」。

（七）苦中作樂樂無窮

與美軍共同生活中，閒來無事時雙方常以球會友，彼此相互磋磨，棒球美方多是贏家，籃球則中方常佔上風。一次，有人提及來華前所受之華語訓練不敷使用，是否可請專人開班，藉收實效。閒談中，公推筆者擔任教師，這原是椿閒事，誰知開始後大家都認真學習，欲罷不能，只好妥為準備細加講述。

語言學習本非易事，尤以中文發音極為重要，譬如「你好嗎？」若發音不準，常聽洋人說：「你好媽」。因此，乃決定從四音開始，如媽媽馬

罵之一、二、三、四音，繼之再列舉「刷牙打架」及「蝦仁炒蛋」等，均為標準四音之實例。反覆練習即能拿捏準度。

由於學習者興趣日濃，乃補充教材增加常用術語，如一路平安、一帆風順、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以及複述語：多謝多謝、恭喜恭喜、豈敢豈敢及幸會幸會等。教材由八中隊情報官瓦森(戰後為德州名律師)紀錄打字，再由本人填寫中文後，印成講義發給聽講者存參。因大家學習興趣提高，形成良性循環，開班時僅本中隊之飛行人員四、五人及情報官瓦森中尉，逐漸有其他中隊聞風而來，自動參加「中文班」（姑且稱之），之後迄至抗戰勝利聯隊解散前，每次上課，除偶有臨時旁聽者外，均有二十餘人，並戲稱本人為「教授」(Professor Chen)，日久甚至中隊長穆勒(Eugene H. Mueller)談話中亦常以「陳教授」作為本人之代名。

中美混合聯隊解散後，美方將數年來所記錄之隊史副本移交我空軍，其中第八中隊部分係由情報官瓦森所執筆，其中對「中文班」及陳教授皆有所著墨，頗多讚譽之辭。故本段故事在美國陸軍航空之檔案及於我空軍現存之譯本中均有紀錄，這些軍中外

務的意外所得，應算是苦中之樂也。

(八)友誼情深——他回來了

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第三大隊駐防安康，為縮短往返航程，以老河口為前進基地，此段時間任務較為頻繁，故損傷亦相對增多。第七中隊派克斯頓(Heyward A. Paxton)即於襲擊漢口時中彈跳傘，時經二十餘日依然下落不明(事後據悉我敵後組織與本軍已早有聯繫，為保密故未予宣布)，曾聞日軍為追尋迫降之美軍飛行員時將整個村莊燒毀，不知究係派克斯頓還是他人。

在隊友日益憂慮中，一日忽見一批我陸軍護送一美國人至老河口機場，原來是派克斯頓回來了。一時歡聲大作，爭相道賀，派克斯頓稍見消瘦，但精神甚佳，原來他於跳傘後，迅速即被當地百姓引至附近人家更換農人服裝，四處躲藏以免為日軍發現。次日，深夜由一輛載貨之卡車夾帶進入漢口市到一棟裝有隔間的房屋，遇有動靜即躲入夾層內，約十餘日後風聲轉靜，有人帶來數套道士裝供其試穿，縱使大號衣服但仍顯稍短，故囑派克斯頓於必要時兩腿稍蹲俾與其他中國道士身高相仿。又數日深夜裡，由經常前來聯繫的人帶他到一處與其他道士會合並排成隊伍，派克斯頓站

在中間位置，帶頭者指示行走時眼微閉，依節拍敲打木魚，唇微動用鼻發音，有聲即可。天亮後出發，輕易混過日軍檢查哨安全渡過難關，順利返回老河口，他回來了，全隊都為他慶賀。

消息傳回安康，有幾位空軍眷屬也非常高興，感同身受。原因是派克斯頓曾為他們出過一份力量，那是半年多前的事。大隊派員赴昆明接取甫由印度送來，停於呈貢之P-40，成員中有七中隊的派克斯頓。大家住在呈貢機場，返安康前夕，同赴昆明市一遊，再順道帶回幾位住在安康的眷屬請託購買的食品，這原是輕而易舉的事，把食品像虞為一般塞進後艙即可帶回安康，但不巧的是，晚間由市區開回到呈貢的路上下起滂沱大雨，吉普車在大雨中熄火，無法發動，無奈只有在凌晨三時步行回到機場，以便按時飛回安康。於是大家將託購的食品分由多人提拿，最後只有一件五加侖的花生油無人敢予承擔，因為它重約三十餘磅，肩扛著在雨中走好幾里路確是一件難事。正在猶豫之際，派克斯頓見狀願為代勞，就這樣花生油得以運回安康，幾位嫂夫人獲悉後都深為感激，乃分別請其到家中便餐，這也可算是感恩圖報了。

(九)我也是中國人

在前段曾提及我同學派赴美國駐華特遣隊之第二十三戰鬥大隊之十二人中，有六人殉職，此外尚有一員陳炳靖於任務中跳傘被俘，過程複雜(詳見《中國飛虎——鮮為人知的中美混和聯隊》)。緣於民國三十二(一九四三)年底，陳炳靖於第二十三大隊第七十五中隊掩護B-24轟炸越南海防港任務，於返航中遭敵機攔截，發生空戰在其擊落一架日機後中彈受傷跳傘，在峭壁荒野中步行數日，受盡艱苦，復於維琪政府之法軍營救後送交日軍成為俘虜。在日軍集中營內飢餓交迫、高燒不退，肩傷部分亦已惡臭，日方醫生仍任其腐爛，不予治療。此時適有一位「臺灣僱傭兵」暗中於深夜以偷得之針劑為其注射，傷口遂逐漸好轉而得以保命。該臺籍日本兵說：「我也是中國人」，並再三叮囑千萬不可外洩，否則我會被日軍槍決。

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政府遷臺後，陳炳靖曾多方尋找這位恩人，迄無所獲，感歎之餘，惟念及這種隱形的炎黃子孫之氣節，無所不在、無所不有，實乃國家與民族之福也。

(十)難信的傳言

前段有關陳炳靖被原來的盟友所

出賣，乃是事實，但現實中也有傳言，神似有根有據，但確難以置信。

民國八十三（一九九四）年元月二十三日，世界周刊的「專題報導」欄中，由記者張嘉琪所撰之「志願入伍為中國而戰，飛越駝峰的佛萊德強生」一文中曾有一段照錄如後：

佛萊德對此特別提起一樁事實：「有件事也許你們不愛聽，但卻是我親眼所見。當時大部分美方飛行員如落在中共地區時，僅被繳械即釋回，而落在中央軍地區時，如靠近美方基地會被送返美方，但若靠近敵區則會將美方人員交與日軍以獲獎金，這是我們最不願見的，也看出國軍部分不肖分子的貪婪與腐敗，因他們可得其所欲，以買武器裝備來對付中共，但此僅為我個人看法，而農夫商人則不然，他們會盡可能幫忙我們返回基地」。

有關這篇佛萊德強生的文章，談來尚有諸多疑點，難以瞭解，不過文中一再強調是他親眼看見和其自我感覺。筆者不智，只能請讀者裁奪了。

結語

孫子兵法行軍篇有云：「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說明了用兵的方法並非愈多愈好，只要不武斷冒進而能判明敵情

，集中優勢兵力於決戰點上，即可戰勝敵人。這正是空軍準則精神之所在，也是陳納德將軍領導飛虎作戰的要訣。

飛虎在物質條件長期處於匱乏的狀態下，運用有限之人力、物力，屢建奇功，在航空史上寫下光輝的詩篇，深值後人緬懷與效法。不過，戰爭的最終目的是爭取總體戰力與全面的勝利，以及減少我方損失至最低。基於此點，在三軍一家、如兄如弟之情誼上，當年我國因空軍戰力有限致使陸軍有如枯魚之肆，在無空援情況下孤軍奮戰，犧牲慘重；就整體而言，實有美中不足、守望不能相助之憾，亦是我軍事戰略有待加強之一面。

多年前HBO迷你影集「諾曼第大空降」裡的主角溫特斯(Richard Winters)中尉，在五十年後回憶起當年與他轉戰歐陸，出生入死的戰友中多數已骨埋異鄉時，感傷而激動的說：「我不是英雄，但我確信曾與許多英雄並肩作戰，並以之為榮」，這正是筆者此刻的心聲。



民國67年間飛虎隊員暨眷屬訪華，本軍忠勇報亦有相關報導(67.06.06)



本刊曾分別於民國30、32年登載陳納德將軍與飛虎隊來華相助之相關報導，俾使國軍官兵與民眾瞭解華美間同生死、共患難的深厚情誼。